



作品：**關於豆芽的聲音**



得獎者：**林金萱**

林金萱，一九五四年生，台灣台南縣人。曾就讀紐約拉瓜迪亞學院，旅居美國十一年。目前居住台北，認定新營是永遠的家鄉。年輕時希望自己成為畫家。當過畫匠、銀行員，得過一些文學獎。現職祕書、義工、家庭煮婦，三個孩子的媽，偶爾發呆，業餘寫作。



得獎感言：

旅居紐約時，我常對著一籠豆芽灑水，注視，看得久久，然後發呆般地蹲在那裡……喜歡聽灑水的聲音，所以儘管紐約夏季的水費昂貴，還是常任三個兒女抓著水管在院子相互噴灑嬉戲。

這些，都讓我感覺幸福，感覺和父親在一起。感謝各位評審，感謝林榮三文學獎主辦單位，讓我心中那一道永遠的彩虹雨得以此方式灑下來，並且聽見聲音。



關於豆芽的聲音

起早的曙光，悄悄地掀開閨黑的簾角，在窗邊透口氣進來。

氤氳的氣息，恍恍惚惚牽著光影走動。我注視那光影，在紗簾間像亮片閃躲。

那是陽光，篩進一盒女兒從學校寶貝般捧回來，後來卻遭棄置在窗台邊任其長高拉長的綠豆苗，透明的莖脈與淡綠葉片烘燂，竟有著水珠或彩盜的流光。

豆苗的身軀掩倒在晨曦微風中，像音符搖動，「窸嗦窸嗦」婆娑在紗簾間，仿若一面下著雪的窗，有細碎雪花飄動聲；仿若打開窗，就會聽見彩虹雨的灑水聲。

是的，我聽見那樣恍惚、細碎又遙遠的，彩虹雨的灑水聲……

在白色的異國他鄉，開著暖氣的房間，我小心翼翼地呵護一籠豆芽。那是一個鋁製蒸籠，裡頭墊了紗網，鋪有一層綠豆，豆芽已經冒出頭，像頂著小小綠色鋼盔，吹著小號角，正準備出征的一群小尖兵，勇敢地擠靠在一起。

「窸嗦窸嗦」。我一遍又一遍地灑著水。

一天三次。記憶中，爸爸是這樣地灑著水，清晨、中午、黃昏。不論是刮颱風或下大雨。每天都這樣，從扭開的水龍頭開始。

「窸窣窸窣」的灑水聲，在每個早晨，像流動的音符，像海浪的碎聲，拍打在夢境的邊緣，從小豬般呼呼大睡不見愛麗絲仙境的夢裡拍醒我。揉著惺忪的睡眼，透過窗櫺，我看見爸爸站在陽光底下，手中抓著塑膠管，灑著的水柱像彎著腰的陣雨，上頭泛著七彩顏色的虹光。

強力的水柱往排列的竹簍裡噴灑，竹簍裡擁擠地睡著一群粗壯白胖，伸著兩隻綠色小手臂的豆芽，白白淨淨的身子在這樣純淨的早晨像我一樣，無限慵懶地打著哈欠。

隨後爸爸會蹲在屋簷下，用竹篩篩掉豆殼，把清理好的豆芽倒回竹簍，綁在腳踏車後座，戴好斗笠，掛上「秤仔」，沿家戶小巷往菜市場出發。

「豆菜！來買豆菜喔——」十足是個做生意的小販那樣兜售。

在那個牛車緩慢爬行，物資貧困的年代，在製糖株式會社當個小職員的爸爸，其實是相當內向且靦腆的，微薄的薪津不足以維繫一家老小，經常捉襟見肘。艱困的環境下他營添副業，總是一大早即起，勤奮盡責地照顧這些一簍簍的生機，然後按捺下讀冊人的「薄面皮」，扯開喉嚨去叫賣，而這樣的打拚和犧牲，對當時食指浩繁的家，換得的其實是多麼微薄的溫飽呀！

那樣的聲音摻進我的飯裡，家裡的三餐，也常常是一盤盤熱騰騰的豆芽菜。

豆芽菜撐過一餐又一餐。吃著豆芽菜，給我無限安定和勇氣，伴著我走過一個又一個盛夏和寒冬，讓我對著不可知的未來勇於追夢。

在冰天雪地的異鄉，我收成的一小撮綠豆芽炒上桌時，我流著淚，對著擺放另一邊空置的碗，夾上一口豆芽菜，喚著已過世的父親：「阿爸，我們吃飯了！」



動人的思親之作

◎吳晟

豆芽菜是非常便宜、普遍的日常食物，作者賦予了濃厚的情感，顯得特別珍貴。

豆芽菜有什麼聲音？原來是作者父親每日清晨、中午、黃昏，「照三餐」照顧豆芽，「窸窣窸窣」灑水的聲音；原來是父親每天一大早出門，「按捺下讀冊人的薄面皮」，扯開喉嚨沿街叫賣豆芽的聲音。這些聲音一一轉化為深切的懷念。文筆細緻，是一篇動人的思親之作。唯文末那一句「對著擺放另一邊空置的碗」，有矯揉造作之嫌。